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2 和 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
以及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

确保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所有 违反国际法行为追究责任并伸张正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7/37 号决议提交。报告概述了第 37/37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报告所述期间与确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违反国际法行为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有关的事态发展。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动态。



一. 引言

1. 本报告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37/37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该决议的执行情况，特别是参照 2014 年加沙冲突问题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以色列定居点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独立国际实况调查团以及联合国加沙冲突问题实况调查团的报告所载建议。本报告应结合高级专员最近的有关报告一并阅读。¹

2. 高级专员在报告中谈到涉嫌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问责问题，包括 2014 年加沙敌对行动升级和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执法行动范围内的问题。根据第 37/37 号决议，该报告还谈到与确保对违反国际法行为追究责任有关的最新事态发展，如对记录违法行为和倡导追究所有责任承担者责任的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的关切问题，以及第三国的责任问题，以确保尊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3. 高级专员回顾，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有义务保护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人民。²她再次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迅速、公正和独立地调查所有据称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充分利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技术援助，以帮助落实向其提出的建议。³关于国际社会，高级专员建议人权理事会考虑建议大会利用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所享有的权力，具体规定所有各方在落实本报告审查的各项建议方面如何履行其义务。⁴此外，理事会第 37/37 号决议吁请所有各方全力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的初步审查工作，并配合其后可能展开的任何调查工作。⁵

二. 责任问题的最新情况

A. 2014 年加沙敌对行动升级的问责问题

4. 自 2014 年加沙敌对行动升级四年多以来，人们一直对冲突各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战争罪指控缺乏问责表示严重关切。自关于 2014 年加沙冲突问题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发布以来，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定期就落实委员会建议方面缺乏进展问题提供最新情况，并强调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缺乏问责问题的关切。⁶

¹ A/HRC/37/41 和 A/HRC/35/19。

² A/HRC/34/38, 第 38 段。

³ A/HRC/35/19, 第 67, 69, 71 和 73 段。

⁴ A/HRC/35/19, 第 75 段。

⁵ 见 www.icc-cpi.int/itemsDocuments/181205-rep-otp-PE-ENG.pdf。

⁶ A/HRC/37/41, 第 9-17 段, A/HRC/34/38, 第 42 段, 和 A/71/364, 第 40 和 51-55 段。

5. 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存在违反国际法的严重指控和初步证据，但以色列军法署长未经任何刑事调查就予以结案的案件为数众多。⁷ 根据 2018 年 8 月 15 日军法署长最近的更新，在向其转交的涉及 360 起事件的 500 桩投诉中，⁸ 只有 31 桩被转交刑事调查。虽然有一项调查导致三名士兵被定犯有抢劫罪，但已完成的 28 桩案件调查均没有提出刑事指控，还有 2 桩案件待决。到目前为止，涉及 189 起事件的案件已经结案。⁹

6. 最近的更新列入了军法署长自上次更新以来所作决定的信息，例如决定不对 2014 年 8 月 1 日(所谓黑色星期五)¹⁰ 在拉法及其周围发生的事件进行刑事调查，在该事件中，3 名以色列士兵和 207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包括至少 144 名平民。¹¹ 在初步审查涉及 79 名巴勒斯坦人(主要是平民)死亡以及医院和若干住宅建筑物受损的其他七桩案件后，军法署长进一步决定不采取行动。他还提供了资料，说明在宪兵进行初步调查后，决定了结涉及若干平民死亡的一桩案件，以及在刑事调查后决定了结涉及杀害 50 多名巴勒斯坦人(主要是平民)的 8 桩案件。

7. 关于 2014 年 8 月 1 日在拉法及其周围发生的事件，军法署长的结论是，在战斗中有 114 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至少 42 名“军事人员”。他承认巴勒斯坦平民可能在战斗期间意外被杀，但他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人被直接作为目标。据军法署长说，大多数平民因针对军事目标的空袭而遇害。在涉及地面行动的案件中，他提到平民伤亡人数较少，表明尊重了相称性原则。在个别情况下，他承认，经过初步评估，目标地区的平民比以色列安全部队预期的多，但他的结论是，这并不影响相称性评估和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他指出，已尽可能酌情采取了预防措施，并强调，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向平民发出警告，因为这样就无法实现有关行动的目标。关于更新中审查的所有案件，他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理由合理怀疑存在应对其进行刑事调查的刑事过失行为。在其他案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关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发生的两起袭击事件，事件分别导致 Khan Yunis 的 35 名平民和 Bureij 营地中的 19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死亡。

8. 与以前的资料一样，军法署长在最近更新中提供的资料不足以支持在所审查的军事行动中相称性和预防措施原则得到有效尊重的结论。相反，最近的更新证实了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先前表示的担忧，即军法署长和总检查长在有表面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犯下不法行为的情况下并非总是启动刑事调查。¹²

⁷ 见以色列国防军，“以国防军军法署长关于据称在‘保护边缘’行动期间发生的特殊事件的决定——最新简报第 6 号”，可查阅 www.idf.il/en/minisites/wars-and-operations/operation-protective-edge-legal-updates/。参见 A/HRC/37/41, 第 14 段, A/HRC/35/19, 第 18 段, 和 A/71/364, 第 40 段。

⁸ 据军法署署长说，“此类事件包括据称导致重大和意外平民伤害的事件以及据称军事活动导致医疗或联合国设施受损的事件”(见 www.idf.il/en/minisites/wars-and-operations/mag-corps-press-release-initial-release-sept-2014/)。

⁹ 见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防军军法署长的决定”。

¹⁰ 2014 年 8 月 1 日发生的事件涉及以色列安全部队在两名士兵被杀及另一名士兵被绑架(后来被宣布死亡)的事件后实施的空袭和采取的地面行动。

¹¹ 见 www.btselem.org/press_releases/20160720_fatalities_in_gaza_conflict_2014。

¹² A/HRC/37/41, 第 14 段, A/HRC/35/19, 第 18 段, 和 A/71/364, 第 40 段。

9. 在军法署长启动刑事调查的 31 桩案件中，大多数均以攻击符合以色列国内法和国际法为由而结案。例如，结束对 2014 年 7 月 16 日 Bakr 家在加沙海滩玩耍的四名 10 和 11 岁男童在以色列安全部队袭击事件中丧生案件的调查即以此为由。¹³ 人权高专办和独立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资料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即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是否得到了尊重。¹⁴ 阿达拉赫—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少数族裔权利法律中心、迈赞人权中心和巴勒斯坦人权中心 2015 年 8 月以家属的名义针对军法署长结束调查决定提出的上诉仍然未决。¹⁵ 该案有许多目击者，也引起了人们对军法署长的内部调查机制能否确保问责和为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的严重关切。军法署长在战斗前和战斗期间向军方提供法律咨询的事实进一步表明，军法署长的调查职责面临固有的利益冲突，其能否确保真正问责遭到质疑。高级专员此前曾对军法署长办公室的独立性、公正性、及时性和透明度问题表示关切。¹⁶

10. 2018 年 3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家审计长以监察员身份发表了关于 2014 年敌对行动升级的第四次报告。¹⁷ 在报告中，国家审计长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活动范围内考虑到了国际法，平民在敌对行动期间得到了援助。但是，他没有审查适用于敌对行为的政策和交战规则，包括其实施情况，近 1,500 名平民因此而被杀害。¹⁸

11. 在报告中，国家审计长进一步评估了总参谋部实况调查评估机制，2014 年加沙敌对行动升级期间发生的 360 起事件中有 220 起提交该机制进行初步事实审查。他的结论是，该机制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尽管承认其从属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承认其工作中有各种差距和缺陷。这些缺陷包括未能区分该机制与总参谋部军事行动汇报小组，对各小组培训不足以及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独立性、有效性和公正性。¹⁹ 鉴于所确定的结构和行动问题，该机制是否符合国际法要求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²⁰

12. 此外，军法署长最新的公开更新表明了在其决定中他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该机制的调查结果。虽然该机制审查了遵守以色列国防军命令和程序的情况，但它没

¹³ 在该案中，军法署长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涉及该事件的所有指挥官行使专业自由裁量权并非不合理。然而，事实表明，将有关人员识别为哈马斯海军武装分子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事件的悲惨后果并不事后影响有关袭击的合法性。”（见 www.idf.il/en/minisites/wars-and-operations/mag-corps-press-release-update-4-june-2015/）。

¹⁴ A/HRC/37/41，第 12 段，A/HRC/28/80/Add.1，第 36 段，和 A/HRC/29/CRP.4，第 631-633 段。

¹⁵ Beersheba 地区法院 2018 年 11 月 11 日在 Nabaheen 案中的决定（见下文第 25 段）预计会对本案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¹⁶ A/HRC/37/41，第 11 段。

¹⁷ 见 www.mevaker.gov.il/he/Reports/Report_622/3cdfbe36-04fc-4ff2-b2df-33ce258ae838/dabla-eng.pdf。

¹⁸ 见 www.ochaopt.org/content/key-figures-2014-hostilities； and A/HRC/29/CRP.4。

¹⁹ 从国际法角度看以色列国防军的“保护边缘”行动，特别是关于审查机制及军民各级监督问题，表 1，“实况调查评估机制的主要调查结果”，第 129-130 页。可查阅 www.mevaker.gov.il/he/Reports/Report_622/3cdfbe36-04fc-4ff2-b2df-33ce258ae838/dabla-eng.pdf。

²⁰ 在独立性和公正性方面，虽然该机制中的官员应是在审查事件的指挥链之外，但其仍然是内部军事审查，由军方自己审查其行为。鉴于没有其先前的调查结果，该机制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有审查这些命令和程序与适用的国际法是否相符。在这方面，军法署长依赖审查范围有限的这一事实调查机制的结论，且没有刑事警察调查人员可用的工具，使得人们严重关切军法署长就向其提交案件相关可能涉嫌犯罪行为所做决定的充分性和质量问题。²¹

13. 关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武装团体，仍然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说明采取了任何步骤确保对其所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问责，如 2014 年加沙冲突调查委员会所确定。²² 除了巴勒斯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接触外，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了任何措施来处理 2014 年敌对行动升级期间所犯的侵权行为。²³ 完全缺乏问责最为令人关切。根据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巴勒斯坦国必须调查在其领土上所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指控，并起诉嫌疑人。

B. 非法使用武力的问责问题

14. 以色列普遍存在安全部队在敌对行动之外过度使用武力有罪不罚的文化，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对此一再表示关切。²⁴ 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8 年共有 299 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包括 57 名儿童，29,878 人受伤，包括 7,242 人被实弹伤害²⁵，是自 2014 年加沙敌对行动升级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伤亡绝大多数发生在敌对行动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受国际人权法和规范执法人员行为的标准约束。特别令人关切的是，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沿加沙和以色列之间的围栏进行的“返回大游行”示威活动中使用了致命武力。²⁶

15. 2018 年 3 月 30 日，秘书长呼吁对这些事件进行独立和透明的调查。²⁷ 2018 年 4 月 6 日，高级专员²⁸ 和三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²⁹ 对这一呼吁做出了回应。2018 年 4 月 8 日，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任命总参谋部军事理论和培训司司长 Moti Baruch 准将牵头调查以色列国防军的行为。看来，总参谋部实况调查评估机制——即负责审查 2014 年加沙敌对行动升级期间所发生事件的同一机制——负责该调查。³⁰ 上述机制的缺陷引起了人们对这种内部审查机制是否符合国际法问责要求的关切。

²¹ 见 Amichai Cohen 和 Yuval Shany, “以色列军法署长结束‘黑色星期五’及其他调查：初步意见”，Lawfare, 2018 年 8 月 27 日。

²² 见 A/HRC/29/52。

²³ A/HRC/37/41, 第 17 段。

²⁴ 例见, A/HRC/35/19, 第 17-18 段, A/HRC/34/38, 第 48 段, 和 A/71/364, 第 66 段。

²⁵ 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说, 加沙有 23,814 人受伤, 西岸有 6,064 人受伤。

²⁶ A/HRC/40/39, 第 23-24 段。

²⁷ 见 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18-03-30/statement-attributable-spokesman-secretary-general-situation-gaza。

²⁸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925&LangID=E。

²⁹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924。

³⁰ A/73/420, 第 61 段。

16. 2018 年 4 月 15 日和 23 日，五个以色列人权组织和一个巴勒斯坦人权组织向高等法院提交了两份请愿书，内容涉及以色列国防军的交战规则及其在“返回大游行”期间的适用情况。以色列政府在向法院提交的材料中，提出了新的一类未获国际法认可的致命武力的“合法目标”，即授权对“主要骚乱者”或“关键煽动者”使用致命武力，包括在其并不构成迫在眉睫的生命或严重人身伤害威胁之时。高等法院裁定，在围栏旁的士兵依照国际法和以色列国内法行事，依据是以色列在军事行动问题上广泛尊重政府决定的法律原则，并援引以色列行政法的一般推定，即除非另有证明，政府的行为合法。关于以“主要骚乱者”或“关键煽动者”为目标的合法性问题，首席大法官虽然承认这些相当于国际法未承认的可作为目标的个人的新类别，但在其合法性问题上听从总参谋部实况调查评估机制的意见。这一点尤其成问题，因为一如前所述—该机制侧重于交战规则的实施。该机制的任务不包括审查此类命令和程序与国际法是否兼容或一致。³¹

17. 截至 2018 年底，以色列安全部队宣布调查八起涉及在“返回大游行”期间杀害示威者的事件，包括五名儿童。迈赞人权中心和巴勒斯坦人权中心表示，他们分别向以色列当局提交了 82 和 56 桩案件，涉及自 2018 年 3 月 30 日以来在加沙围栏伤亡的个人。

18. 对杀害巴勒斯坦人缺乏问责问题不仅在加沙敌对行动升级和“返回大游行”方面十分明显，而且在以色列对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军事控制和治安方面也持续存在。据报道，在过去七年中，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启动了 114 次刑事调查，近 700 名巴勒斯坦平民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³² 但就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仅对士兵发出了四份起诉书：三份涉及在西岸、一份涉及在加沙杀害巴勒斯坦人。³³ 与西岸有关的三份起诉书涉及 2013 年杀害 Samir Awad, 2014 年杀害 Nadeem Nuwara 和 2016 年杀害 Abdelfattah al-Sharif。人权高专办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密切监测的所有这三桩案件于 2018 年结案，引起人们严重关切的是，没有按照国际标准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和提供补救。

19. 2013 年 1 月 15 日，16 岁的 Samir Awad 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他被困在在西岸 Budrus 附近的铁丝网围栏中，背部和头部被实弹击中。经过漫长的法律诉讼，2015 年 12 月 30 日，两名士兵被指控行为鲁莽和随意使用火器。尽管行为的严重性与提出的指控之间存在差异，但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却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决定撤回对这两名士兵的起诉书。据报告，两名士兵在辩护中提出了“选择性执法”的主张，因为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巴勒斯坦人的类似案件中没有人被起诉。³⁴ 据报告，国家检察官决定撤回起诉书的理由是，被告士兵开枪时

³¹ 见 www.lawfareblog.com/supreme-court-israel-dismisses-petition-against-gaza-rules-engagement。

³² 根据人道协调厅的伤亡数据库，在 2012 年至 2018 年期间，不被视为武装团体成员的 692 名巴勒斯坦人在敌对行动升级的情况之外被杀害，包括 212 名儿童，其中 611 人死于实弹，23 人死于非致命弹药（即死于橡皮子弹、催泪弹和吸入催泪瓦斯）。

³³ 关于加沙，发出了一份起诉书，涉及杀害 Mohammad'At Abu Jame'a，一名 59 岁的农民，他于 2018 年 3 月 3 日在 Khan Yunis 以东被以色列国防军枪杀。

³⁴ 见 www.btselem.org/press_releases/20180610_samir_awad_case_whitewashed。

实际上并未违反在西岸特定部分有效的开火条例，控方证人也证实了这一点。³⁵ 该案件表明了对以色列军事司法系统的重大关切，该系统侧重于士兵的责任及以缺乏合理证据无法怀疑为刑事犯罪为由结案，同时忽视军事指挥官和决策者的责任。³⁶ 此外，该案件还引起了关于适用的开火条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严重问题。³⁷

20. 2018年8月19日，以色列最高法院接受了国家检察机关对边境警官 Ben Deri 判处轻刑的上诉，他被控2014年杀害17岁的巴勒斯坦人 Nadeem Nuwara，当时的情况是该少年没有对以色列安全部队构成任何威胁。最高法院将下级法院的刑期增加了一倍，增加到18个月。除其他外，最高法院加刑的理由是，该警官甚至在没有任何危险情况下意图造成伤害。尽管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但有关量刑看来仍然与罪行的严重程度不相称，即杀害一名并不对该警官构成生命或严重伤害威胁的儿童。

21. 以色列中士 Elor Azaria 一案仍然令人严重关切，他被判犯有杀人罪，2016年3月，他在希伯伦向据称刺伤以色列士兵并已丧失行为能力的 Abdelfattah al-Sharif 头部开枪将其杀害。他于2017年2月被从轻判处18个月监禁，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017年9月又将初步判决减至14个月。2018年5月8日，媒体报道说，Elor Azaria 中士在服满2/3刑期即9个月后提前获释。

22. 这些案件象征性地表明了一种杀害巴勒斯坦人的模式，这些人在被枪击时没有构成威胁，目击证人和其他证据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视频录像，而且知道肇事者是谁。同时这些案件又属于例外，因为它们导致起诉，尽管调查存在一些严重缺陷。³⁸ 关于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巴勒斯坦人的绝大多数调查均由军法署长结案，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³⁹

23. 2018年6月18日，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军法署长决定结束针对一名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的案件，其部队2016年6月21日向一辆巴勒斯坦汽车开枪，射杀15岁的 Mahmoud Badran 并打伤4人，包括其他三个孩子。⁴⁰ 据称该部队指挥官的行动是基于该车乘员参与了先前扔石事件的假设，在初步调查后发起的军事调查发现该车的错误识别是“真诚合理”的，并且部队“行动得当”。与此同时，军法署长认定该部队犯有专业错误，但由于士兵处于“复杂的作战环境”，无需采取法律行动。不起诉向一辆满载(包括四名儿童，他们并不构成生命或严

³⁵ 见 www.haaretz.co.il/blogs/johnbrown/BLOG-1.6140314 和 www.haaretz.co.il/blogs/johnbrown/BLOG-1.6175907 (均为希伯来文); Yotam Berger, “就巴勒斯坦人死亡对以色列士兵的起诉将被撤销”, 《国土报》(2018年6月5日)(英文); 和 <https://news.walla.co.il/item/3163565> (希伯来文)。

³⁶ A/71/364, 第40段, A/HRC/34/38, 第42段, A/HRC/35/19, 第20段, 和 A/HRC/37/41, 第9-16段。

³⁷ 这些条例没有公布。见 www.adalah.org/en/content/view/9264。

³⁸ 如人权高专办对 Nuwwara 案审判的监督; Awad 案, 见 <https://mekomit.co.il/%D7%9B%D7%AA%D7%91-%D7%90%D7%99%D7%A9%D7%95%D7%9D-%D7%A1%D7%9E%D7%99%D7%A8-%D7%A2%D7%95%D7%95%D7%90%D7%93/> (希伯来文)。

³⁹ 见 www.btselem.org/publications/summaries/201605_occupations_fig_leaf 和 https://mfa.gov.il/MFA/AboutIsrael/State/Law/Pages/New_investigation_policy_Palestinian_casualties_IDF_fire_Judea_Samaria_6-Apr-2011.aspx。

⁴⁰ A/HRC/37/41, 第21段。

重伤害威胁)的汽车开火的士兵,引起人们对看来是过度使用武力行为缺乏问责问题的严重关切。⁴¹ 军法署长在该案决定中采取的唯一措施看来是解雇以色列国防军该指挥官。⁴² 在涉及过度使用武力导致杀害儿童的案件中,这种纪律制裁本身并不被视为一种充分的问责措施。

24. **Bassem Abu Rahma** 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队士兵 2009 年 4 月在 Bil'in 和平示威期间杀人的案件于 2018 年 9 月 16 日结案,但没有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尽管有可靠的额外证据,包括录像。⁴³ 高等法院的这项决定结束了长达九年多的法律诉讼,涉及向高等法院提出的三份请愿书和向总检查长的两份上诉。高等法院在裁决中承认,宪兵和军法署长疏忽职守,多年来一直拖延调查,仅在请愿者向高等法院施压的情况下才作出决定。然而,高等法院驳回了针对总检察长结束调查的决定的请愿,拒绝干预该决定,并提出事发以来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有各种困难。尽管过去曾三次向高等法院请愿,以确保追究该案件的责任,但仍作出了这一决定。⁴⁴ 该案件引起人们关注高等法院在监督对涉嫌杀害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士兵采取问责措施方面的作用问题。

民事补救办法

25. 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着许多障碍,妨碍或阻止他们对指称的违犯行为追究责任,包括寻求民事补救。诉诸司法的障碍包括关于国家赔偿责任的限制性立法,国家享有关于“战时活动”责任的广泛豁免、诉讼时效、需支付的高等法院的保证金以及加沙居民在进入以色列参与诉讼方面的困难等。⁴⁵ 特别是,2014 年 10 月将加沙人口(作为“敌方领土”居民)排除在以色列民事责任法范围之外—追溯适用至 2014 年 7 月,使以色列免于承担对以色列国防军自 2014 年冲突升级以来所犯不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赔偿。⁴⁶ 在迈赞人权中心和 Adalah 代表 Ateyeh Nabaheen 提起的侵权诉讼中,这一排除的合宪性受到了质疑, Ateyeh Nabaheen 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在加沙被枪击并受重伤,当时他在自家地界内,在任何军事活动区域之外。⁴⁷ Ateyeh Nabaheen 四肢瘫痪,只能坐轮椅。Beersheba 地区法院 2018 年 11 月 4 日作出裁决,裁定禁止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寻求赔偿的法律合宪,无论有关情节如何,伤势严重程度如何。预

⁴¹ 见 Yaniv Kubovich, “以色列军方结束对军官‘误杀’巴勒斯坦少年的调查”,《国土报》(2018 年 6 月 11 日)。

⁴² 见 www.idf.il/%D7%9E%D7%90%D7%9E%D7%A8%D7%99%D7%9D/%D7%AA%D7%99%D7%A7-%D7%97%D7%A7%D7%99%D7%A8%D7%94-%D7%A0%D7%A1%D7%92%D7%A8/ (in Hebrew). 参见 Yaniv Kubovich, “以色列军官违反条例开火,射杀一名巴勒斯坦少年—但不会被起诉”,《国土报》(2018 年 1 月 12 日)。

⁴³ 人权组织(Yesh Din, B'Tselem, 法医组织和 SITU 研究)提供的额外法医证据和分析大大加强了针对该士兵的证据。见 <http://archive.forensic-architecture.org/investigations/bassem-abu-rahma/> 和 [www.yesh-din.org/en/petition-prosecute-responsible-killing-bassem-abu-rahmeh/](http://www.yesh-din.org/en/petition-prosecute-responsible-killing-bassem-abu-rahme/)。

⁴⁴ 见 [www.yesh-din.org/en/petition-prosecute-responsible-killing-bassem-abu-rahmeh/](http://www.yesh-din.org/en/petition-prosecute-responsible-killing-bassem-abu-rahme/)。

⁴⁵ A/71/364, 第 40 和 56-57 段, 和 A/HRC/37/41, 第 15 段。

⁴⁶ A/71/364, 第 56-57 段。见以色列政府 2014 年 10 月 26 日宣布加沙地带为“敌方领土”的法令,追溯适用至 2014 年 7 月 7 日,从而正式免除以色列对“非以色列公民或居民、以色列以外在政府法令中被宣布为‘敌方领土’地区居民”的损害赔偿责任。

⁴⁷ A/HRC/37/41, 第 16 段。

计该裁决将影响到仍有待法院审理的在 2014 年敌对行动升级期间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的其他巴勒斯坦人案件的结果，例如杀害 Bakr 家四个男孩的案件(见以上第 9 段)。⁴⁸ 迈赞人权中心和 Adalah 表示将向以色列最高法院上诉。⁴⁹ 如果该裁决成立，则所有加沙居民似乎都无法在以色列民事法院寻求救济和补救，无论有关情节和所涉伤害或损害的严重程度如何。

26. “敌方领土”排除条款并非获得民事补救办法的唯一障碍。2018 年 12 月 3 日，Beersheba 地区法院驳回了 Izzeldin Abu El-Eish 从 Jabaliya 提起的诉讼，他的三个女儿和侄女在 2008-2009 年加沙敌对行动升级期间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法院将有关死亡的责任归咎于哈马斯。原告要求以色列承认杀害女孩的行为不当，声称在袭击他家时该地区没有发生战斗，这意味着将其作为目标没有军事目的。根据这项裁定，房屋遭到袭击，是因为屋顶上的人被疑为恐怖团体的哨兵，指示向以色列国防军射击，并由于未能分享有关该房屋平民居民的信息。该师的指挥官作证说，如果向他提供了这些信息，他就不会下令炮击。然而，法院的结论是，它没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并决定结案。⁵⁰

三. 人权维护者工作的障碍

27. 妨碍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行为者工作的措施，特别是妨碍其记录和倡导追究指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责任工作的问题，仍然令人严重关切。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的气氛加上对维护者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的恐吓、威胁和逮捕，使民间社会的空间缩小，对进一步的侵权行为缺乏威慑。⁵¹

A. 对民间社会行为者的恐吓、限制和威胁

28. 继续对所有言论自由权、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的责任承担者实行限制。其中包括恐吓、威胁、骚扰和行动限制，以及对个别人权维护者的攻击、任意逮捕、虐待和起诉。由于系统地被剥夺合法性，人权组织的活动受到限制，可能会影响到其筹资、工作许可证或签证被拒绝或受限制，以及以色列取缔民间社会组织。

以色列

29. 高级官员针对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维护者发表了各种言论，其中包括可能构成煽动暴力的口头攻击。⁵² 人权维护者害受到威胁、恐吓和企图将其非法化，目的包括为了影响他们的外国资金来源。例如，打破沉默组织继续受到以色列高

⁴⁸ 这将涉及巴勒斯坦人权中心提起的三桩案件。

⁴⁹ 见 <http://mezan.org/en/post/23316>。

⁵⁰ 地区法院(Beersheba 地区法院)的裁决，Abu El Eish 诉以色列案，第 40777-12-10 号判决，2018 年 11 月 27 日。可查阅 www.nevo.co.il/psika_html/mechozi/ME-10-12-40777-390.htm (希伯来语)。

⁵¹ A/HRC/37/41，第 22 ff 段，和人权理事会第 37/37 号决议，第 7 段。

⁵² 参见 A/HRC/37/41，第 24 段，和 A/HRC/34/36，第 50 段。

级官员的公开谴责，这是在针对打破沉默组织发言人 Dean Isacharoff 和一名前以色列士兵的调查范围内进行的，后者曾就 2014 年在希布伦对一名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公开作证。⁵³

30. 以色列非政府组织 B'Tselem 执行主任 Hagai El-Ad 2018 年 10 月 18 日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后，以色列一些高级官员还公开对其进行谴责。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指责他诽谤其政府，称他为“糟糕的合作者”，并说如果他是巴勒斯坦人或玻利维亚人，他“可能只有死路一条”。⁵⁴ 副外交部长表示应采取行动终止对 B'Tselem 的国际资助。⁵⁵

31. 一些组织在传播旨在诋毁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的信息方面起了作用。^{56 57} 以色列战略事务部指责欧盟直接或间接资助那些设法使以色列非法化并予以抵制的组织，并指称欧洲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支持与恐怖组织的关系。⁵⁸

32. 人权维护者的工作许可证和签证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包括通过执行经修订的《以色列入境法》。该修正案禁止向非以色列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人发放签证，如果他们或其所在的组织故意发出公开呼吁抵制以色列，或承诺参加抵制。⁵⁹ 2018 年 1 月初，战略事务部公布了 20 个此类组织的“抵制、撤资和制裁黑名单”。⁶⁰ 令人严重关切的是，经修订的《以色列入境法》被用于防止人权维护者进入以色列，如 2018 年 4 月 29 日两位知名美国人权律师被拒绝进入以色列，因为据称他们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⁶¹

⁵³ 已重启并正在进行该调查(www.timesofisrael.com/breaking-the-silence-spokesman-cleared-of-beating-palestinian/)。参见 www.breakingthesilence.org.il/inside/ayelet-shaked-private-prosecutor/, www.haaretz.com/israel-news/palestinian-allegedly-beaten-by-breaking-the-silence-spx-called-to-give-testimony-1.5629686 和 Chemi Shalev, “为了粉饰占领，内塔尼亚胡团队成员将打破沉默组织举报人描绘成怪物：右翼虐待狂骚扰以色列驻德国大使 Jeremy Issacharoff, 说要对他的儿子采取行动”，《国土报》，2017 年 11 月 21 日。

⁵⁴ 见 [http://webtv.un.org/meetings-events/watch/part-1-the-situation-in-the-middle-east-including-the-palestinian-question-security-council-8375th-meeting/5850529585001/?term=\(from minute 58:00\)](http://webtv.un.org/meetings-events/watch/part-1-the-situation-in-the-middle-east-including-the-palestinian-question-security-council-8375th-meeting/5850529585001/?term=(from%20minute%2058:00))。

⁵⁵ 见 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denounces-btselem-chiefs-un-speech-as-full-of-lies/。参见议会议员 Oren Hazan 在脸书上张贴、后被删除的一篇关于 Hagai El-Ad 的文章，可查阅 www.nad.ps/en/media-room/israeli-incitement-reports/israeli-official-incitement-october-2018。

⁵⁶ 见 http://policyworkinggroup.org.il/report_en.pdf。

⁵⁷ 见 <https://apnews.com/0601a79f13e041b9b5b312ec73063c98/covertly-israel-prepares-fight-boycott-activists-online>。参见 www.ngo-monitor.org/reports/political-advocacy-ngo-involvement-in-humanitarian-aid-clusters/。

⁵⁸ 以色列战略事务和公共外交部，《货币报告：欧盟机构给予与恐怖主义和抵制以色列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数百万美元》(2018 年 5 月)。

⁵⁹ A/HRC/37/41, 第 32 段。参见 A/72/565, 第 45-46 段。2011 年的抵制法明确阐述了“抵制”的定义，包括针对位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以色列定居点的抵制。《防止抵制对以色列国造成损害法》(第 5771-2011 号)将抵制定义为仅仅以与以色列或其控制下的任何机构或地区有关系为由故意避免与有关个人或机构的所有经济、文化或学术联系，从而造成经济、文化或学术损害。

⁶⁰ 见 www.haaretz.com/israel-news/1.833502。

⁶¹ 见 Dina Kraft, “两名美国主要人权活动家被拒绝进入以色列，一名是因为与抵制、撤资和制裁有联系”，《国土报》，2018 年 5 月 3 日，和 Roger Cohen, “以色列因一名哥伦比亚法律教授想法不同而将其驱逐出境”，《纽约时报》(2018 年 5 月 4 日)。

33. 2018年5月7日，人权观察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别主任 Omar Shakir 的工作签证被以色列内政部撤销，依据是 Shakir 先生过去曾参与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活动。⁶² 在人权观察提出请愿之后，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发布了一项临时禁令，允许 Shakir 先生在法院审理请愿期间留在该国。政府立场的根据是 Shakir 先生支持设立人权理事会第 31/36 号决议授权的企业数据库的声明。非政府组织“监测组织”提交并为法院接受的法庭之友简报还指出，社交媒体帖子强调人权观察支持该数据库及其在理事会的一般倡导工作。2019年1月，政府做出答复，坚持其驱逐 Shakir 先生的决定。该案仍在地方法院审理。

34. 以色列当局继续限制行动自由也妨碍了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和组织的工作，因为大多数人不被允许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之间自由行动。⁶³ 限制巴勒斯坦人公民空间的措施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东耶路撒冷。在 2017年12月6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耶路撒冷问题发表声明之后，以色列安全部队阻止 Addar 基金会和 Elia 青年协会就东耶路撒冷事态发展举行新闻发布会。2018年4月18日以色列当局关闭了东耶路撒冷 Elia 青年协会。⁶⁴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35. 在报告所述期间，对巴勒斯坦当局人权记录表达批评观点的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活动家在西岸和加沙受到骚扰和威胁，其言论和集会自由受到限制。2018年6月，在西岸举行了示威活动，呼吁取消巴勒斯坦国当局对加沙采取的措施。⁶⁵ 除了限制示威游行外，高级官员还侮辱并威胁组织示威活动的政治反对派、民间社会和其他活动家。⁶⁶ 耶路撒冷法律援助和人权中心负责人受到骚扰，一名工作人员因据称参与组织示威活动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传唤。良心囚犯维权协会的一名倡导者 Muhannad Karaja 代表数名个人指控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任意逮捕、虐待和酷刑，他们报告说受到威胁、包括死亡威胁，他的汽车被不明身份的袭击者损坏。

B. 任意逮捕、攻击和拘留人权维护者及对其提起法律诉讼

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继续任意拘留人权维护者。因和平行使各项基本自由，包括言论、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而剥夺自由被认为是任意的。⁶⁷

⁶² 见 www.hrw.org/news/2018/05/08/israel-orders-human-rights-watch-official-deported; 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supporting_resources/israeli_governments_response_lawsuit_hebrew.pdf。

⁶³ 见 A/HRC/40/39, 第 45-51 段。参见 A/73/420, 第 8-32 段。

⁶⁴ A/HRC/40/39, 第 43 段。

⁶⁵ 同上, 第 61 段。

⁶⁶ 见 www.youtube.com/watch?v=Az_0ePNvIT4 (希伯来文)。

⁶⁷ A/HRC/37/42, 第 6 段。参见 A/HRC/36/38。

以色列

37. 来自西岸 Bil'in 村的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 Abdallah Abu Rahma, 2016 年 5 月在参加纪念巴勒斯坦人称为“灾难日”⁶⁸ 的骑行活动后被捕。该地区被宣布为军事禁区, 骑行参与者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暴力驱散。2018 年 4 月, Abu Rahma 先生被以色列军事法庭判定违反军事禁区令和阻挠士兵。法院在判决中将 Abu Rahma 先生描述为“带头煽动者”, 他拒绝服从军方, 进行挑衅, 并强力拘捕。Abu Rahma 先生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被判处 8 个月监禁, 缓期 4 个月执行, 并处 2,000 新谢克尔罚款。⁶⁹

38. 尽管高级专员、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和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前曾表示关切, 但自 2016 年 11 月 23 日以来, Ofer 军事法院一直在审理针对两名人权维护者 Issa Amro 和 Fareed al-Atrash 的案件。⁷⁰ 针对 Amro 先生的起诉书罗列了 18 项指控, 其中一些可追溯到 2010 年, 包括据称阻挠、侮辱和袭击士兵, 煽动和参与未经许可的集会。⁷¹ al-Atrash 先生面临四项指控, 包括参与非法示威和袭击士兵。

39.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人权维护者 Aref Jaber 的案件, 他是希伯伦 H2 区的知名活动家, 他记录了该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拍照和拍摄以色列安全部队使用武力和定居者的暴力行为。Jaber 先生向人权高专办描述了他和他的妻儿过去十年中被以色列安全部队骚扰的情况, 包括多次被逮捕、暴力袭击房屋和人身攻击。2018 年 6 月 2 日, Jaber 先生拍摄了以色列安全部队在 H2 区杀害一名巴勒斯坦人事件之后的景象。此后, Jaber 先生及其儿子被逮捕, 据称受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人身攻击和审问。他们被释放并被命令停止拍摄安全部队。警告 Jaber 先生他只要试图这样做就会被捕。后来, 以色列安全部队拦住他并用枪威胁他。Jaber 先生的另一个儿子, 17 岁, 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被捕并受到审讯。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几小时后, 他在支付了 1,000 新谢克尔罚款后获释。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40. 在 2018 年 6 月西岸举行示威活动, 要求取消巴勒斯坦当局在加沙实施的惩罚性措施后,⁷² 当地人权组织报告说, 有 56 人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逮捕、殴打, 第二天获释。⁷³ 大赦国际的一名工作人员 Laith Abu Zayed 在场监督示威, 他也被逮捕并报告说在警察拘留期间遭受虐待并目睹他人面临类似待遇。⁷⁴

⁶⁸ 1948 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前后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年度纪念日。

⁶⁹ 针对该判决提出了上诉。

⁷⁰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855&LangID=E。

⁷¹ A/HRC/37/42, 第 50-51 段。

⁷² A/HRC/40/39 号文件提供了有关示威的详细信息, 第 60-62 段。

⁷³ A/HRC/40/39, 第 61 段。

⁷⁴ 见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6/state-of-palestine-amnesty-staff-member-arbitrarily-detained-and-tortured-by-palestinian-security-officers/。

41. 同样在以色列面临指控的 Issa Amro (见上文第 38 段)正在巴勒斯坦法院受审, 罪名涉及修正之前有关网络犯罪法的指控。⁷⁵ Amro 先生的律师已于 2018 年 5 月向希伯伦检察院提出请求, 要求结束此案。总检察长尚未做出最后决定。

C. 影响民间社会的立法措施

以色列

42. 2018 年 7 月 16 日, 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所谓“打破沉默法”, 修订了《国家教育法》。该法禁止诸如打破沉默等组织进入学校, 但其影响范围更广。该法授权教育部长阻止其活动违背国家教育目标的个人或机构进入学校。该法还阻止寻求在以色列境外就其履行职责期间的行动针对以色列士兵或针对以色列国寻求或提起法律或政治诉讼的组织或个人进入学校。以色列议会稍后还批准了一项规定, 将该法适用于在国外开展工作协助可能助长针对以色列政治诉讼的机构的地方组织。

43. 以色列议会正在推动一项修订《以色列所得税条例》的法案, 拒绝给与某些被认为与国家作对的组织以税收优惠。⁷⁶ 该法案目前正在准备在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进行一读。该法案将针对国家的行为定义为印发指控以色列犯下战争罪和号召抵制以色列或其公民的出版物。

44. 2018 年 6 月 17 日, 立法事务部级委员会批准推动刑法修正案。6 月 20 日, 以色列议会初步审读通过了一项法案, 禁止拍照或录音记录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该法案规定, 任何人, 凡拍摄、拍照或录音记录正在履行职责的士兵、意图削弱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以色列居民士气的, 可判处五年监禁; 意图危害国家的, 可判处 10 年监禁。⁷⁷ 此外, 该法案禁止分发此类照片或录音, 包括通过社交网络和媒体, 触犯者将受到同样的处罚。

45. 2018 年 6 月 6 日, 宪法、法律和司法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案, 修正 2011 年的抵制法, 允许对那些呼吁抵制的人提起惩罚性损害赔偿诉讼, 即使未证明任何损害, 该法案正准备在以色列议会进行一读。⁷⁸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46. 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是, 在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专家表示严重关切之后, 2018 年 5 月第 10 号总统令修订了 2017 年 6 月第 16 号总统令通过的巴勒斯坦网

⁷⁵ A/HRC/37/42, 第 50-51 段。

⁷⁶ A/HRC/37/41, 第 31 段。

⁷⁷ 见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israeli-knesset-ban-photographing-filming-idf-soldiers-recording-journalists-robert-ilatov-a8371426.html。和 <https://7amleh.org/2018/08/14/will-a-new-wave-of-israeli-legislation-diminish-internet-freedoms/>。

⁷⁸ A/HRC/37/41, 第 33 段。

络犯罪法。⁷⁹ 修订的法律中有一些重大改进，尽管人们仍然担心某些宽泛定义的条款可能使该法被当局滥用。

47. 巴勒斯坦国当局先前的决定继续影响并妨碍人权组织的运作，特别是在加沙。继 2016 年 4 月 21 日发布的决定之后，非营利实体、包括在加沙经营的非营利实体，继续被要求向国民经济部提交所有关于捐赠、赠款和援助的申请，资金的收付仍然取决于能否得到内阁事先批准。2016 年的决定继续损害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非营利实体的自主权和业务范围，因为这些组织也受到加沙当局的审查。

四. 第三国的责任

48. 人权理事会第 37/37 号决议提到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吁请第三国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确保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确保遵守意味着采取措施，促使各国遵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事。⁸⁰

49. 第三国可以自由选择可采取的不同措施，只要这些措施被认为足以确保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符合其尽责义务。⁸¹ 这意味着重复已被证明在确保尊重日内瓦四公约方面无效的措施可能不再被认为是充分的。关于各国在这方面可以采取措施类型的更多研究和分析将特别有价值。支持国家和国际努力将涉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已被确定为此类措施之一。其他此类措施可以是双边外交干预或公开谴责不法行为。⁸²

50. 2018 年 9 月，在以色列决定拆除西岸 Khan al-Ahmar 的巴勒斯坦贝都因人村庄之后，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其威胁拆除和迫迁被占领西岸贝都因人村庄的政策。⁸³ 欧洲议会表示关切的是，拆除将严重威胁两国解决办法的可行性，⁸⁴ 并谴责可能破坏该解决办法前景的任何单方面决定和行动。该决议还呼应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不要继续推行其拆除巴勒斯坦村庄的计划。⁸⁵

⁷⁹ 网络犯罪法引起人们对其可能限制言论自由问题的严重关切，该法在普遍限制言论自由的背景下通过，它还作为逮捕和拘留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的依据。(A/HRC/37/42, 第 42 段, 和 A/HRC/37/41, 第 39 段)。

⁸⁰ A/HRC/37/41, 第 41 段(及参考)。

⁸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 2016 年关于 1949 年 8 月 12 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的评注, 第 165 段。

⁸² 红十字委员会 2016 年关于第一条的评注, 第 181 段。

⁸³ 欧洲议会 2018 年 9 月 13 日关于威胁拆除 Khan al-Ahmar 和其他贝都因人村庄问题的决议, 第 5 段。

⁸⁴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德里卡·莫盖里尼就关于计划拆除 Khan al-Ahmar 的最新事态发表的声明, 2018 年 9 月 7 日。可查阅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50237/statement-hrvp-mogherini-latest-developments-regarding-planned-demolition-khan-al-ahmar_en。

⁸⁵ 见 www.diplomatie.gouv.fr/en/country-files/israel-palestinian-territories/palestinian-territories/events/article/khan-al-ahmar-france-germany-italy-spain-and-uk-joint-statement-10-09-18。

51. 鉴于第三国有义务不承认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为合法，不为维持这种现状提供援助或协助，各国不应承认以色列定居点造成的非法局面，也不得帮助或协助维持这种局面。⁸⁶ 在这方面，重申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设立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该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安全理事会第 2334 (2016)号决议吁请所有国家在相关交易中，对以色列国的领土与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加以区分。

五. 结论和建议

5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前曾表示，严重关切对加沙过去的暴力循环和升级以及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和加沙地带限制出入区发生的事件缺乏问责。⁸⁷ 正如本报告提供的最新情况所反映，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些问题继续引起关切，特别是对以色列部队过度使用武力缺乏问责的持续指称以及对 2014 年加沙敌对行动升级所涉各方缺乏问责的指称仍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53. 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的工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必须给民间社会组织、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留有开展工作的空间，包括要求追究据称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工作。旨在阻碍有关工作的措施——例如通过逮捕和拘留以及其他形式的恐吓和骚扰，或通过污蔑和刑事定罪的立法——使人们严重关切在以色列行使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以及公民空间萎缩的问题。

54. 高级专员 2017 年全面审查了向各方提出的建议，⁸⁸ 旨在确保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所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追究责任并伸张正义。高级专员在审查中发现，审查分析报告表明，侵犯人权和不落实建议的一般模式不仅仅是冲突的症状，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暴力循环。⁸⁹ 正如秘书长所强调，缺乏问责会损害可持续和平与安全的机会。解决有罪不罚问题必须是最优先的事项。⁹⁰ 高级专员再次呼应了这一呼吁。

55. 回顾 2017 年全面审查建议中所述仍然有效的各项后续措施，高级专员进一步：

(a) 吁请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充分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其作为占领国的义务；敦促以色列对所有据称违反和滥用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对所有据称国际罪行的行为进行迅速、彻底、透明、有效、公正和独立的调查；并吁请确保所有受害者都能获得有效的补救和赔偿；

⁸⁶ 红十字委员会 2016 年关于第一条的评注，第 163 段。参见国际法院，“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4 页，第 157-159 段。

⁸⁷ A/HRC/31/40/Add.1, 第 39 段。

⁸⁸ A/HRC/35/19。

⁸⁹ 同上，第 81 段。

⁹⁰ A/71/364, 第 6 段。

(b) 敦促巴勒斯坦国对所有据称违反和滥用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迅速、彻底、透明、有效、公正和独立的调查，特别是所有关于国际罪行的指控，并吁请其确保所有受害者能获得有效补救和赔偿；

(c) 建议所有当事方尊重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区分、相称和预防原则，并确保追究严重侵权行为的责任；

(d) 吁请所有国家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当事方尊重日内瓦四公约；

(e) 再次吁请所有国家和联合国有关机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充分尊重和遵守安全理事会、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